

孟子
白文



舊

孟子
白文



國家圖書館典藏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國文讀本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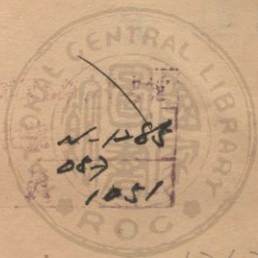
孟子
子
白
文

公用圖書
愛惜使用

國立臺灣大學印



空
軍
類



12/126

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	
登記號	00124
類號	056/1051

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	
登錄號	00124
類號	121.26/1051

121.26
8446

孟子篇次

第一 梁惠王篇.....一

第二 公孫止篇.....一六

第三 滕文公篇.....三

第四 離婁篇.....四五

第五 萬章篇.....六三

第六 告子篇.....七七

第七 盡心篇.....九四



孟子圖文

國家圖書館

002431155

孟子白文

梁惠王篇第一

一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！王曰：何以利吾國？大夫曰：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。苟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
一一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詩云：『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

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，於牝魚躍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湯誓曰：「時日害喪，予及女偕亡！」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！」

三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，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可！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」曰：「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饑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

也！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，塗有餓殍而不知發，人死，則曰：「非我也，歲也。」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：「非我也，兵也。」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」梁惠王曰：「寡人願安承教。」孟子對曰：「殺人以梃與刃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曰：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獸相食，且人惡之。爲民父母行政，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」仲尼曰：「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」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？」

四

梁惠王曰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；南辱於楚；寡人恥之。願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；壯者以暇日，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！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；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故曰：「仁者無敵。」王請勿疑！」

五

孟子見梁襄王。出，語人曰：「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吾對曰：『定于一。』」對曰：「孰能一之？」對曰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」對曰：「孰能與之？」對曰：「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浥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，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，民歸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？」

六

齊宣王問曰：「齊桓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；無以，則王乎？」曰：「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」曰：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」曰：「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何由知吾可也？」曰：「臣聞之胡斃曰：『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曰：『牛何之？』』對曰：『將以斃鐘。』王曰：『舍之！吾不忍其斃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』對曰：『然則廢斃鐘與？』曰：『何可廢也！以羊易之。』不識有諸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是心足以王矣！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；臣固知王

之不忍也。『王曰：』然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，卽不忍其殺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』曰：『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』王笑曰：『是誠何心哉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』曰：『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。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厨也。』王說曰：『詩云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」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；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感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』曰：『有復於王者曰：「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。」則王許之乎？』曰：『否！』『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』曰：『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？』曰：『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：「我不能。」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：「我不能。」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天下可運於掌。』詩云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言舉斯心

加諸彼而已！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；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權然後知輕重，度然後知長短；物皆然，心爲甚。王請度之！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王曰：「否！吾何快於是！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」曰：「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」王笑而不言。曰：「爲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爲是哉！」曰：「否！吾不爲是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期秦楚，莅中國，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」王曰：「若是其甚與？」曰：「殆有甚焉！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；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爲之，後必有災。」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鄰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爲孰勝？」曰：「楚人勝。」曰：「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弱固不可以敵彊。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；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！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於王，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」王曰：「吾慚，不能進於是矣！」

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」曰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；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，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！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！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」

七

莊暴見孟子曰：「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。暴未有以對也。」曰：「好樂何如？」孟子曰：「王之一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！」他日，見於王，曰：「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」王變乎色，曰：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！」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其庶幾乎！今之樂，由古之樂也。」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人。」

曰：「與少樂樂，與衆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衆。」臣請爲王言樂。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：「吾王之好鼓樂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！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」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：「吾王之好田獵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！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」此無他，不與民同樂也。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「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！何以能鼓樂也？」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「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！何以能田獵也？」此無他，與民同樂也。今王與百姓同樂，則王矣。」

八

齊宣王問曰：「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曰：「若是其大乎？」曰：「民猶以爲小也。」曰：「寡人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爲大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。民以爲小，不亦宜乎！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，則是方四十里爲阱。」

於國中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」

九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交鄰國有道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。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；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；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踐事吳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，保天下；畏天者，保其國。」詩云：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」王曰：「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對曰：「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：『彼惡敢當我哉！』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！詩云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」書曰：「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，有罪無罪惟我在。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」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」

十

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，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。人不得，則非其上。」

矣！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昔者，齊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吾欲觀於轉附朝舞，遵海而南，放於琅邪，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善哉！問也！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；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；述職者，述所職也。無非事者，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。夏諺曰：『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！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！』一遊一豫，爲諸侯度。今也不然。師行而糧食，飢者弗食，勞者弗息，晡晡胥譏，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，飲食若流，流連荒亡，爲諸侯憂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；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；從獸無厭謂之荒；樂酒無厭謂之亡。先王無流連之樂，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」景公說，大戒於國，出舍於郊，於是始興發，補不足。召太師曰：「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。」蓋徵招角招是也。其詩曰：「畜君何尤！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」

十一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人皆謂我毀明堂，毀諸已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」王曰：「王政可得聞與？」對曰：「昔者，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

仕者世祿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詩云：「嗇矣富人，哀此覺獨！」王曰：「善哉言乎！」曰：「王如善之，則何爲不行？」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公劉好貨。詩云：『乃積乃倉，乃裹餼糧，于橐于囊，思戢用光，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啓行。』」故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也，然後可以爰方啓行。王如好貨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好色，愛厥妃。詩云：『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于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』」當是時也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

十二

孟子謂齊宣王曰：「王之臣，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，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，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棄之。」曰：「士師不能治士，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已之。」曰：「四境之內不治，則如之何？」王顧左右而言他。

十三
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『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王無親臣矣！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』王曰：『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』曰：『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！左右皆曰「賢」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「賢」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「賢」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「不可」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「不可」，勿聽；國人皆曰「不可」，然後察之，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「可殺」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「可殺」，勿聽；國人皆曰「可殺」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「國人殺之」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爲民父母。』

十四

齊宣王問曰：『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』孟子對曰：『於傳有之。』曰：『臣弑其君可乎？』曰：『賊仁者謂之「賊」；賊義者謂之「殘」；殘賊之人，謂之「一夫」。』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』

十五
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『爲巨室，則必使工師求大木；工師得大木，則王喜，以爲能勝其任。』

也。匠人斲而小之，則王怒，以爲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，王曰：「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」則何如？今有璞玉於此，雖萬鎰，必使玉人彫琢之。至於治國家，則曰：「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」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？」

十六

齊入伐燕，勝之。宣王問曰：「或謂寡人勿取，或謂寡人取之。以萬乘之國，伐萬乘之國，五旬而舉之，人力不至於此。不取，必有天殃。取之，何如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萬乘之國，伐萬乘之國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而已矣！」

十七

齊人伐燕，取之。諸侯將謀救燕。宣王曰：「諸侯多謀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臣聞七十裏爲政於天下者，湯是也；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」書曰：「湯一征，自葛始；天下信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。」曰：「奚爲後我？」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雲霓也。歸

市者不止，耕者不變，誅其君而弔其民，若時雨降，民大悅。書曰：「徯我后，后來其蘇！」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若殺其父兄，係累其子弟，毀其宗廟，遷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！天下固畏齊之彊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動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謀於燕衆，置君而後去之，則猶可及止也。」

十八

鄒與魯鬪，穆公問曰：「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誅之，則不可勝誅；不誅，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，如之何則可也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凶年饑歲，君之民，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。而君之倉廩實，府庫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殘下也。曾子曰：『戒之！戒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』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！君無尤焉！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。」

十九
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閒於齊楚。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是謀，非吾所能及也；無已，則有一焉：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爲也。」

二十

滕文公問曰：「齊人將築薛，吾甚恐，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昔者，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去之岐山之下居焉。非擇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苟爲善，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創業垂統，爲可繼也。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！彊爲善而已矣。」

二十一
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；竭力以事大國，則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昔者，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：「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聞之也，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！我將去之。」去邠，踰梁山，邑于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「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」從之者，如歸市。或曰：「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爲也；效死勿去！」君請擇於斯二者。」

二十二

魯平公將出。嬖人臧倉者請曰：「他日君出，則必命有司所之。今乘輿已駕矣，有司未

知所之。敢請。」公曰：「將見孟子。」曰：「何哉？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，以爲賢乎？禮義由賢者出，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，君無見焉！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樂正子入見曰：「君奚爲不見孟軻也？」曰：「或告寡人曰：『孟子之後喪踰前喪，』是以不往見也。」曰：「何哉？君所謂踰者，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與？」曰：「否，謂棺槨衣衾之美也。」曰：「非所謂踰也，貧富不同也。」樂正子見孟子曰：「克告於君，君爲來見也。嬖人有臧倉者，沮君，君是以不果來也。」曰：「行，或使之止；或尼之，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，焉能使予不遇哉！」

公孫丑篇第二

一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晏子而已矣！或問乎曾西曰：『吾子與子路孰賢？』曾西蹙然曰：『吾先子之所畏也。』曰：『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』曾西艷然不悅曰：『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！管仲得君，如彼其

專也；行乎國政，如彼其久也；功烈，如彼其卑也。爾何曾比予於是！」曰：「管仲、曾西之所不爲也；而子爲我願之乎？」曰：「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；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爲與？」曰：「以齊王，由反手也。」曰：「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！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；武王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」曰：「文王何可當也！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，天下歸殷久矣。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，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上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；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。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、比干、箕子、膠鬲，皆賢人也；相與輔相之。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。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齊人有言曰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』今時則易然也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；而齊有其地矣。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；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』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爲然。」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！我四十不動心。」曰：「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遠矣。」曰：「是不難。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北宮黝之養勇也，不膚撓，不目逃，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，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；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；無嚴諸侯；惡聲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「視不勝，猶勝也。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爲必勝哉！能無懼而已矣。」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昔者，曾子謂子襄曰：「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。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懼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，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告子曰：「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；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」不得於心，勿求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氣之帥也。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，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「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」既曰：「志至焉，氣次焉。」又曰：「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」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，趨者，是

氣也；而反動其心。』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』曰：『我知言；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』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』曰：『難言也。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；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：『告子未嘗知義。』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』何謂知言？』曰：『詖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！』宰我、子貢，善爲說辭。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。』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』曰：『惡！是何言也！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；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！』夫聖，孔子不居；是何言也！』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，皆有聖人之一體。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則具體而微。敢問所安？』曰：『姑舍是。』曰：『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』曰：『不同道，非其君不

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則進，亂則退。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治亦進，亂亦進。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。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。吾未能有行焉。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否！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。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是則同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，汙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！』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』有若曰：『豈惟民哉！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』」

三

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。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」詩云：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」此之謂也。」

四

孟子曰：『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。今惡辱而居不仁，是猶惡溼而居下也。如惡之，莫如貴德而尊士；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。國家閒暇，及是時，明其政刑，雖大國必畏之矣。』詩云：「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。」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。」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國家，誰敢侮之！」今國家閒暇，及是時，般樂怠敖，是自求禍也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詩云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太甲曰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此之謂也。」

五

孟子曰：『尊賢使能，俊傑在位，則天下之士，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。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則天下之商，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。關譏而不征，則天下之旅，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。耕者，助而不稅，則天下之農，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。廛，無夫里之布，則天下之民，皆悅而願爲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則鄰國之民，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能濟者也。如此，則無敵於天下；無敵於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』

六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：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：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。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。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。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。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；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
七

孟子曰：「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！矢人惟恐不傷人，函人惟恐傷人。巫匠亦然。故術不可不慎也。」孔子曰：「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？」一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禦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人役也。人役而恥爲役，由弓人而恥爲弓，矢人而恥爲矢也。如恥之，莫如爲仁。仁者如射：射者正己而後發，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

已矣！』

八

孟子曰：『子路，人告之以有過，則喜。禹聞善言，則拜。大舜有大焉：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爲善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，無非取於人者。取諸人以爲善，是與人爲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。』

九

孟子曰：『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。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。立於惡人之朝，與惡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。推惡惡之心，思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將浼焉。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不卑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故曰：「爾爲爾，我爲我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」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；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』

孟子曰：『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』

十

孟子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環而攻之而不勝；夫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；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；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！」

十一

孟子將朝王。王使人來曰：「寡人如就見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風朝，將視朝，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」明日，出弔於東郭氏。公孫丑曰：「昔者辭以病，今日弔，或者不可乎？」曰：「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弔？」王使人問疾，醫來。孟仲子對曰：「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憂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趨造於朝。我不識能至否乎？」使數人要於路曰：「請必無歸而造於朝。」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景子曰：「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人之大倫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見王之敬子也，未見所以敬王也。」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，豈以仁義爲不美也？其心曰：『是何足與言仁義也！』云爾。則

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，不敢以陳於王前；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。」景子曰：「否！非此之謂也。」禮曰：「父召無諾；君命召，不俟駕。」固將朝也，聞王命而遂不果，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！」曰：「豈謂是與？」曾子曰：「晉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。吾何慊乎哉！」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；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一，齒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輔世長民莫如德。惡得有其一，以慢其二哉！故將大有爲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謀焉，則就之。其尊德樂道，不如是，不足與有爲也。故湯之於伊尹，學焉而後臣之；故不勞而王。桓公之於管仲，學焉而後臣之；故不勞而霸。今天下地醜德齊，莫能相尚；無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湯之於伊尹，桓公之於管仲，則不敢召；管仲且猶不可召，而況不爲管仲者乎？」

十二

陳臻問曰：「前日於齊，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；於宋，餽七十鎰而受；於薛，餽五十鎰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則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於此矣。」孟子曰：「皆是也。當在宋也，予將有遠行，行者必以贐；辭曰：『餽贐。』予何爲不受？當

在薛也，予有戒心。辭曰：「聞戒，故爲兵餽之。」予何爲不受？若於齊，則未有處也。無處而餽之，是貨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？」

十三

孟子之平陸，謂其大夫曰：「子之持戟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則去之否乎？」曰：「不待三。」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！凶年饑歲，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。」曰：「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。」曰：「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，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。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視其死與？」曰：「此則距心之罪也。」他日，見於王曰：「王之爲都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」爲王誦之。王曰：「此則寡人之罪也。」

十四

孟子爲軻曰：「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，似也；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」軻諫於王而不用，致爲臣而去。齊人曰：「所以爲軻，則善矣；所以自爲，則吾不知也。」公都子以告曰：「吾聞之也，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；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我無

官守，我無言責也，則吾進退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？」

十五

孟子爲卿於齊，出弔於滕。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。王驩朝暮見。反齊滕之路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。公孫丑曰：「齊卿之位，不爲小矣；齊滕之路，不爲近矣；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夫旣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」

十六

孟子自齊葬於魯，反於齊，止於嬴。充虞請曰：「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事。嚴，虞不敢請。今願竊有請也。木若以美然。」曰：「古者棺槨無度，中古棺七寸，槨稱之。自天子達於庶人，非直爲觀美也，然後盡於人心，不得不可以爲悅；無財，不可以爲悅。得之爲有財，古之人皆用之；吾何爲獨不然！且比化者，無使土親膚，於人心獨無慼乎！吾聞之也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。」

十七

沈同以其私問曰：「燕可伐與？」孟子曰：「可。子噲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

子噲。有仕於此，而子悅之，不告於王，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。夫士也，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。則可乎？何以異於是！齊人伐燕，或問曰：「勸齊伐燕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沈同問：「燕可伐與？」吾應之曰：「可。」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：「孰可以伐之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爲天吏，則可以伐之。」今有殺人者，或問之曰：「人可殺與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可。」彼如曰：「孰可以殺之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爲士師，則可以殺之。」今以燕伐燕，何爲勸之哉！」

十八

燕人畔。王曰：「吾甚慙於孟子。」陳賈曰：「王無患焉。王自以爲與周公，孰仁且智？」王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」曰：「周公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，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，是不智也。仁智，周公未之盡也；而況於王乎？賈請見而解之。」見孟子，問曰：「周公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聖人也。」曰：「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，也有諸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然則聖人且有過與？」曰：「周公弟也，管叔兄也。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，過則改之；今之君子，過則順之。古之君子，其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見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豈徒順之，又從爲之辭？」

孟子致爲臣而歸。王就見孟子曰：「前日願見而不可得；得待同朝，甚喜。今又棄寡人而歸，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他日，王謂時子曰：「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鍾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，子盍爲我言之！」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。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然。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。如使予欲富，辭十萬而受萬，是爲欲富乎？」季孫曰：「異哉！子叔疑！使己爲政，不用，則亦已矣。又使其子弟爲卿，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。」古之爲市也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賤丈夫焉，必求龍斷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，人皆以爲賤，故從而征之。征商，自此賤丈夫始矣。」

二十

孟子去齊，宿於晝。有欲爲王留行者，坐而言，不應，隱几而臥。客不悅，曰：「弟子齊宿而後敢言，夫子臥而不聽，請勿復敢見矣。」曰：「坐！我明語子。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；泄柳申詳，無人乎繆公之側，則不能安其身。子爲長者慮，而不及子思；子絕

長者乎？長者絕子乎？」

二十一

孟子去齊。尹士語人曰：「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，則是不明也；識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則是干澤也。千里而見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後出，是何濡滯也！士則茲不悅。」高子以告曰：「夫尹士，惡知予哉！千里而見王，是予所欲也；不遇故去，豈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。予三宿而出，於予心猶以爲速。王庶幾改之，王如改諸，則必反予。夫出，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後浩然有歸志。予雖然，豈舍王哉？王由足用爲善，王如用予，則豈徒濟民安天下之民舉安。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。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！諫於其君而不受，則怒，悻悻然見於其面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！」尹士聞之曰：「士誠小人也！」

二十二

孟子去齊。充虞路問曰：「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，虞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』」曰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餘歲矣。以其數，則過矣；以其時考之，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

世，舍我其誰也？吾何爲不豫哉！

二十三

孟子去齊，居休。公孫丑問曰：「仕而不受祿，古之道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於崇，吾得見王，退而有去志；不欲變，故不受也。繼而有師命，不可以請，久於齊，非我志也。」

滕文公篇第二

一

滕文公爲世子，將之楚，過宋而見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。世子自楚反，復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，一而已矣！成覲謂齊景公曰：『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』顏淵曰：『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爲者亦若是！』公明儀曰：『文王我師也。』周公豈欺我哉！今滕，絕長補短，將五十里也，猶可以爲善國。書曰：『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』」

一一

滕定公薨。世子謂然友曰：「昔者，孟子嘗與我言於宋，於心終不忘。今也不幸，至於大故。吾欲使子問於孟子，然後行事。」然友之鄒，問於孟子。孟子曰：「不亦善乎！親喪，固所自盡也。」曾子曰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，可謂孝矣。」諸侯之禮，吾未之學也。雖然，吾嘗聞之矣：三年之喪，齊疏之服，飭粥之食，自天子達於庶人，三代共之。」然友反命，定爲三年之喪。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「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；至於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！且志曰：『喪祭從先祖。』」曰：「吾有所受之也。」謂然友曰：「吾他日未嘗學問，好馳馬試劍。今也父兄百官，不我足也，恐其不能盡於大事。子爲我問孟子。」然友復之鄒，問孟子。孟子曰：「然，不可以他求者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君薨，聽於冢宰，歠粥，面深墨，卽位而哭。百官有司，莫敢不哀；先之也。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君子之德，風也；小人之德，草也。草尚之風，必偃。」是在世子。」然友反命。世子曰：「然是誠在我。」五月居廬，未有命戒。百官族人，可謂曰知。及至葬，四方來觀之，顏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弔者大悅。

三

滕文公問爲國。孟子曰：「民事不可緩也。」詩云：「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，亟其乘屋，其始

播百穀。」民之爲道也，有恆產者有恆心，無恆產者無恆心。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乎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，取於民有制。陽虎曰：「爲富不仁矣！爲仁不富矣！」夏后氏五十而貢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畝而徹，其實皆什一也。徹者，徹也。助者，藉也。龍子曰：「治地莫善於助，莫不善於貢。貢者，校數歲之中以爲常。樂歲粒米狼戾，多取之而不爲虐，則寡取之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，則必取盈焉。爲民父母，使民盼盼然，將終歲勤動，不得以養其父母，又稱貸而益之，使老稚轉乎溝壑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！」夫世祿，滕固行之矣。詩云：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」惟助爲有公田；由此觀之，雖周亦助也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。庠者，養也；校者，教也；序者，射也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。學則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倫也。人倫明於上，小民親於下；有王者起，必來取法，是爲王者師也。詩云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文王之謂也。子力行之，亦以新子之國。」

使畢戰問井地。孟子曰：「子之君，將行仁政，選擇而使子，子必勉之！夫仁政，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穀祿不平。是故暴君汙吏，必慢其經界。經界既正，分田制祿，可坐而定也。夫滕，壤地褊小，將爲君子焉，將爲野人焉。無君子，莫治野人；無野人，莫養君子。請野，九

一而助；國中什一使自賦。卿以下，必有圭田。圭田五十畝。餘夫二十五畝。死徙無出鄉。鄉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則百姓親睦。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，其中爲公田；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。公事畢，然後敢治私事，所以別野人也。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潤澤之，則在君與子矣。」

四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：「遠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。」文公與之處。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織席以爲食。陳良之徒陳相，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「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。願爲聖人氓。」陳相見許行而大悅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「滕君，則誠賢君也。雖然，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饗殮而治。今也，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。惡得賢！」孟子曰：「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」曰：「然！」「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許子衣褐？」「許子冠乎？」曰：「冠。」曰：「奚冠？」曰：「冠素。」曰：「自織之與？」曰：「否。」以粟易之。」曰：「許子奚爲不自織？」曰：「害於耕。」曰：「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自爲

之與？曰：「否。以粟易之。」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；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？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？何許子之不憚煩！曰：「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」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爲備。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「或勞心，或勞力。」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。天下之通義也。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。洪水橫流，汜濫於天下；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。禽獸偪人，獸蹄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。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，瀆濟漯而注諸海；決汝漢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。雖欲耕，得乎？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。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「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，輔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；又從而振德之。」聖人之憂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爲己憂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，農夫也。分人以財謂之惠，教人以

善謂之忠，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孔子曰：「大哉！堯之爲君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蕩蕩乎！民無能名焉！君哉！舜也！巍巍乎！有天下而不與焉！」堯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！亦不用於耕耳！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陳良，楚產也。悅周公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；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，事之數十年，師死而遂倍之。昔者，孔子沒，三年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年，然後歸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，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；張曾子、曾子曰：「不可！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尙已！」今也南蠻鴟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，亦異於曾子矣。吾聞出於幽谷，遷于喬木者，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。魯頌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」周公方且膺之；子是之學，亦爲不善變矣！」從許子之道，則市買不貳，國中無僞。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買相若；麻縷絲絮輕重同，則買相若；五穀多寡同，則買相若；屨大小同，則買相若。」曰：「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。巨屨小屨同賈，人豈爲之哉！從許子之道，相率而爲僞者也，惡能治國家！」

墨者夷之，因徐辟而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吾固願見，今吾尙病，病愈，我且往見。」夷之不來。他日，又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吾今則可以見矣。不直，則道不見；我且直之。吾聞夷子墨者，墨之治喪也，以薄爲其道也。夷子思以易天下，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！然而夷子葬其親厚，則是以所賤事親也。」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曰：「儒者之道，「古之人若保赤子。」此言何謂也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，施由親始。」徐子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，其兄之子爲若親，其鄰之赤子乎？彼有取爾也；赤子匍匐將入井，非赤子之罪也。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，而夷子二本故也。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，其親死，則舉而委之於壑。他日過之，狐狸食之，蠅蚋姑嘬之，其類有泚，睨而不視。夫泚也，非爲人泚，中心達於面目。蓋歸反藁裡而掩之，掩之，誠是也。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，亦必有道矣。」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慙然，爲閒曰：「命之矣！」

陳代曰：「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。且志曰：「枉尺而直尋。」

宜若可爲也。」孟子曰：「昔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」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」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則枉尋直尺而利，亦可爲與？昔者，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，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賤工也。」或以告王良，良曰：「請復之。」彊而後可。一朝而獲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良工也。」簡子曰：「我使掌與女乘。」謂王良，良不可曰：「吾爲之範，我馳驅，終日不獲一，爲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。」詩云：「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」我不貫與小人乘，請辭。」御者且羞與射者比，比而得禽獸，雖若丘陵，弗爲也。如枉道而從彼，何也？且子過矣！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」

七

景春曰：「公孫衍、張儀，豈不誠大丈夫哉！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熄。」孟子曰：「是焉得爲大丈夫乎？子未學禮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；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；往，送之門，戒之曰：「往之女家，必敬必戒，無違夫子。」以順爲正者，妾婦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，與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獨行其道。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

能屈。此之謂大丈夫。」

八

周霄問曰：「古之君子仕乎？」孟子曰：「仕。傳曰：『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。出疆必載質。』」公明儀曰：「古之人，三月無君則弔。」
「三月無君則弔，不以急乎？」曰：「士之失位也，猶諸侯之失國家也。禮曰：『諸侯耕助，以供粢盛；夫人蠶繅，以爲衣服。犧牲不成，粢盛不潔，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。惟士無田，則亦不祭。』牲殺器皿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，則不敢以宴，亦不足弔乎？」
「出疆必載質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士之仕也，猶農夫之耕也，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？」曰：「晉國亦仕國也，未嘗聞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，君子之難仕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鑽穴隙相窺，踰牆相從，則父母國人皆賤之。古之人，未嘗不欲仕也，又惡不由其道，不由其道而往者，與鑽穴隙之類也。」

九

彭更問曰：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食於諸侯，不以泰乎？」孟子曰：「非其道，

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；如其道，則舜受堯之天下，不以爲泰。子以爲泰乎？曰：「否。士無事而食，不可也。」曰：「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羨補不足，則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。子如通之，則梓匠輪輿，皆得食於子。於此有人焉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學者，而不得食於子；子何尊梓匠輪輿，而輕爲仁義者哉？」曰：「梓匠輪輿，其志將以求食也。君子之爲道也，其志亦將以求食與？」曰：「子何其志爲哉！其有功於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」曰：「食志。」曰：「有人於此，毀瓦畫墁，其志將以求食也，則子食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曰：「然則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」

十

萬章問曰：「宋，小國也。今將行王政，濟楚惡而伐之，則如之何？」孟子曰：「湯居亳，與葛爲鄰，葛伯放而不祀。湯使人問之曰：『何爲不祀？』曰：『無以供犧牲也。』湯使遺之牛羊，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湯又使人問之曰：『何爲不祀？』曰：『無以供粢盛也。』湯使亳衆往爲之耕，老弱饋食。葛伯率其民，要其有酒食黍稻者，奪之；不授者，殺之。有童子以黍肉餉，殺而奪之。書曰：『葛伯仇餉。』此之謂也。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，四海之內，皆曰：『非富天

下也，爲匹夫匹婦復讎也。」湯始征，自葛載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。曰：「奚爲後我！」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雨也。歸市者弗止，芸者不變。誅其君，弔其民，如時雨降，民大悅。書曰：「徯我后，后來其無罰。」有攸不惟臣，東征，綏厥士女。匪厥玄黃，紹我周王見休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。」其君子，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；其小人，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。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取其殘而已矣。太誓曰：「我武惟揚，侵于之疆，則取于殘，殺伐用張，于湯有光。」不行王政云爾；苟行王政，四海之內，皆舉首而望之，欲以爲君。齊楚雖大，何畏焉！」

十一

孟子謂戴不勝曰：「子欲子之王之善與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齊語也，則使齊人傅諸；使楚人傅諸？」曰：「使齊人傅之。」曰：「一齊人傅之，衆楚人咻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，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子謂薛居州善士也，使之居於王所。在於王所者，長幼卑尊，皆薛居州也；王誰與爲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長幼卑尊，皆非薛居州也；王誰與爲善？」薛居州，獨如宋王何！」

十二

公孫止問曰：「不見諸侯何義？」孟子曰：「古者，不爲臣不見。段干木踰垣而辟之，泄柳閉門而不內，是皆已甚。迫，斯可以見矣。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，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於其家，則往拜其門。陽貨饋孔子之亡也，而饋孔子蒸豚。孔子亦闕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當是時，陽貨先，豈得不見！曾子曰：「脅肩諂笑，病于夏畦。」子路曰：「未同而言，觀其色赧赧然，非由之所知也。」由此觀之，則君子之所養，可知已矣。」

十三

戴盈之曰：「什一，去關市之征，今茲未能，請輕之，以待來年，然後已。何如？」孟子曰：「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，或告之曰：『是非君子之道。』曰：『請損之，月攘一雞，以待來年，然後已。』如知其非義，斯速已矣，何待來年！」

十四

公都子曰：「外人皆稱夫子好辯，敢問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！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，當堯之時，水逆行，汎濫於中國，蛇龍居之，民無所定，下者爲巢，上者

爲營窟。書曰：「洚水警余。」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驅蛇龍而放之菑。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漢是也。險阻既遠，鳥獸之害人者消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。堯舜既沒，聖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，壞宮室以爲汙池，民無所安息，棄田以爲園囿，使民不得衣食。（邪說暴行又作）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。及紂之身，天下又大亂。周公相武王，誅紂伐奄。三年，討其君，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，滅國者五十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。天下大悅。書曰：「丕顯哉，文王謨！不承哉，武王烈！佑啓我後人，咸以正無缺。」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；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「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」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；天下之言，不歸楊則歸墨。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公明儀曰：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」楊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也。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。吾爲此懼，閑先聖之道，距楊墨，放淫辭。邪說者，不得作；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；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。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矣！昔者，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；周公兼夷狄，驅猛獸而百姓寧；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

詩云：「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」無父無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，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！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」

十五

匡章曰：「陳仲子，豈不誠廉士哉！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蠶食寶者過半矣。匍匐往，將食之。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」孟子曰：「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。雖然，仲子惡能廉！充仲子之操，則蚓而後可者也。夫蚓，上食槁壤，下飲黃泉。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與，抑亦盜跖之所築與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樹與，抑亦盜跖之所樹與？是未可知也。」曰：「是何傷哉！彼身織屨，妻辟纘，以易之也。」曰：「仲子，齊之世家也。兄戴，蓋祿萬鍾。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；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；辟兄離母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生鵝者；已頻顛曰：「惡用是鵝鵝者爲哉？他日，其母殺是鵝也，與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，曰：「是鵝鵝之肉也。」出而哇之。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。以兄之室則弗居，以於陵則居之。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後充其操者也。」

離婁篇第四

一

孟子曰：「離婁之明，公輸子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員。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，不可法於後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「徒善不足以爲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」詩云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」遵先王之法而過者，未之有也。聖人既竭目力焉，繼之以規矩準繩，以爲方員平直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耳力焉，繼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心思焉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：「爲高必因丘陵，爲下必因川澤。」爲政，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謂智乎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衆也。上無道揆也，下無法守也；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；君子犯義，小人犯刑，國之所存者，幸也。故曰：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國之災也。田野不辟，貨財不聚，非國之害也。上無禮，下無學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。詩曰：「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。」泄泄猶沓沓也。事君無義，進退無禮，言則非先王之道者，猶沓沓也。故曰：「責難於君

謂之恭，陳善閉邪謂之敬，『吾君不能』謂之賊。』

二

孟子曰：『規矩方員之至也。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欲爲君，盡君道；欲爲臣，盡臣道。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也。』孔子曰：『道二：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』暴其民甚，則身弑國亡；不甚，則身危國削。名之曰「幽厲」；雖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也。詩云：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」此之謂也。』

三

孟子曰：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廟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體。今惡死亡而樂不仁，是猶惡醉而強酒。』

四

孟子曰：『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』詩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

五

孟子曰：「人有恆言，皆曰：『天下國家。』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」

六

孟子曰：「爲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國慕之；一國之所慕，天下慕之。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」

七

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。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強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」齊景公曰：「旣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絕物也。」涕出而女於吳。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，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。如恥之，莫若師文王。師文王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爲政於天下矣。詩云：「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。上帝旣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。」孔子曰：「仁不可爲衆也。」夫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。詩云：「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。」

八

孟子曰：「不仁者，可與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！有孺子歌曰：『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』孔子曰：『小子聽之！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』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九

孟子曰：「桀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，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民之歸仁也，猶水之就下，獸之走壙也。故爲淵毆魚者獺也，爲叢毆爵者鸛也，爲湯武毆民者，桀與紂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爲之毆矣。雖欲無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。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詩云：『其何能淑？載胥及溺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自暴者，不可與有言也。自棄者，不可與有爲也。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。義，人之正路也。曠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」

十一

孟子曰：「道在爾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」

十二

孟子曰：「居下位而不獲於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獲於上有道，不信於友，弗獲於上矣。信於友有道，事親弗悅，弗信於友矣。悅親有道，反身不誠，不悅於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其身矣。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

十三

孟子曰：「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；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」
太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；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「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二老者，天下之

大老也；而歸之，是天下之父歸之也。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年之內，必爲政於天下矣。」

十四

孟子曰：「求也爲季氏宰，無能改於其德，而賦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『求！非我徒也；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』」由此觀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棄於孔子者也。況於爲之強戰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。故善戰者服上刑，連諸侯者次之；辟草萊，任土地者次之。」

十五

孟子曰：「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惡。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」

十六

孟子曰：「恭者不侮人，儉者不奪人。侮奪人之君，惟恐不順焉；惡得爲恭儉？恭儉，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！」

十七

淳于髡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」孟子曰：「禮也。」曰：「嫂溺，則援之以手乎？」曰：「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」曰：「今天下溺矣！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」

十八

公孫丑曰：「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勢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。以正不行，繼之以怒；繼之以怒，則反夷矣。『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於正也。』則是父子相夷也。父子相夷，則惡矣。古者易子而教之。父子之間，不責善。責善則離，離則不祥，莫大焉。」

十九

孟子曰：「事孰爲大？事親爲大。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聞之矣；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未之聞也。孰不爲事？事親，事之本也。孰不爲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。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；將徹，必請所與；問有餘，必曰『有。』曾皙死，曾元養曾子，必有酒肉；將徹，不請所與；問有餘，曰『亡矣。』將以復進也。此所謂養口體者也。若曾子，則可謂養志。」

也。事親若曾子者，可也。」

二十

孟子曰：「人不足與適也，政不足閒也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，君正莫不正；一正君而國定矣。」

二十一

孟子曰：「有不虞之譽，有求全之毀。」

二十二

孟子曰：「人之易其言也，無責耳矣。」

二十三

孟子曰：「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。」

二十四

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。樂正子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子亦來見我乎？」曰：「先生何爲出此言也？」曰：「子來幾日矣？」曰：「昔者。」曰：「昔者，則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」曰：「舍

館未定。』曰：『子聞之也，舍館定，然後求見長者乎？』曰：『克有罪。』

二十五

孟子謂樂正子曰：『子之從於子敖來，徒餽啜也。我不意子學古之道，而以餽啜也！』

二十六

孟子曰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舜不告而娶，爲無後也；君子以爲猶告也。』

二十七

孟子曰：『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。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智之實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禮之實，節文斯二者是也。樂之實，樂斯二者。樂則生矣，生則惡可已也？惡可已，則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。』

二十八

孟子曰：『天下大悅而將歸己，視天下悅而歸己，猶草芥也；惟舜爲然。不得乎親，不可以爲人；不順乎親，不可以爲子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，此之謂大孝。』

二十九

孟子曰：「舜，生於諸馮，遷於負夏，卒於鳴條。東夷之人也。文王，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。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餘里。世之相後也，千有餘歲。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；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」

三十

子產聽鄭國之政，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。孟子曰：「惠而不知爲政。歲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與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。焉得人人而濟之！故爲政者，每人而悅之，日亦不足矣！」

三十一

孟子告齊宣王曰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王曰：「禮，爲舊君有服，何如斯可爲服矣？」曰：「諫行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；有故而去，則君使人導之出疆，又先於其所往；去三年不反，然後收其田里；此之謂三有禮焉。如此，則爲之服矣。今也爲臣，諫則不行，言則不聽，膏澤不下。」

於民有故而去，則君搏執之，又極之於其所往；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；此之謂寇讎；寇讎，何服之有！

三十二

孟子曰：『無罪而殺士，則大夫可以去；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。』

三十三

孟子曰：『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。』

三十四

孟子曰：『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大人弗爲。』

三十五

孟子曰：『中也養不中，才也養不才；故人樂有賢父兄也。如中也棄不中，才也棄不才，則賢不肖之相去，其閒不能以寸。』

三十六

孟子曰：『人有不爲也，而後可以有爲。』

三十七

孟子曰：『言人之不善，當如後患何！』

三十八

孟子曰：『仲尼不爲己甚者。』

三十九

孟子曰：『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。』

四十

孟子曰：『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』

四十一

孟子曰：『養生者，不足以當大事；惟送死，可以當大事。』

四十二

孟子曰：『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則資之深；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』

四十三

孟子曰：「博學而詳說之，將以反說約也。」

四十四

孟子曰：「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。以善養人，然後能服天下。天下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四十五

孟子曰：「言無實，不祥。不祥之實，蔽賢者當之。」

四十六

徐子曰：「仲尼亟稱於水曰：『水哉！水哉！』何取於水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。是之取爾。苟爲無本，七八月之間雨集，溝澮皆盈，其涸也可立而待也。故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。」

四十七

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！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，由

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』

四十八

孟子曰：『禹惡旨酒，而好善言；湯執中，立賢無方；文王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；武王不泄邇，不忘遠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。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』

四十九

孟子曰：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；詩亡，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；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『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』』

五十
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；小人之澤，五世而斬。子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』

五十一

孟子曰：『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取傷廉。可以與，可以無與，與傷惠。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死傷

勇。」

五十二

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。思天下惟羿爲愈已。於是殺羿。孟子曰：「是亦羿有罪焉。」公明儀曰：「宜若無罪焉。」一曰：「薄乎云爾，惡得無罪！」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，衛使庾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吾死矣夫！」問其僕曰：「追我者誰也？」其僕曰：「庾公之斯也。」曰：「吾生矣！」其僕曰：「庾公之斯，衛之善射者也；夫子曰『吾生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；尹公之他學射於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；其取友必端矣！」庾公之斯至，曰：「夫子何爲不執弓？」曰：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」曰：「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；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，反害夫子。雖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；我不敢廢。」抽矢扣輪，去其金，發乘矢而後反。」

五十三

孟子曰：「西子蒙不潔，則人皆掩鼻而過之。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則可以祀上帝。」

五十四

孟子曰：「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。故者，以利爲本。所惡於智者，爲其鑿也。如智者，若禹之行水也，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如智者，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苟求其故，千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」

五十五

公行子有子之喪，右師往弔。入門，有進而與右師言者，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。孟子不與右師言。右師不悅，曰：「諸君子皆與驩言，孟子獨不與驩言，是簡驩也。」孟子聞之曰：「禮，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，不踰階而相揖也。我欲行禮，子敖以我爲簡，不亦異乎！」

五十六

孟子曰：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。愛人者，人恆愛之；敬人者，人恆敬之。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；此物奚宜至哉！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禮矣，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忠，自反而忠矣，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曰：此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，則與禽獸奚

擇哉！於禽獸，又何難焉！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憂則有之，舜人也，我亦人也，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。憂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。非仁無爲也，非禮無行也；如有一朝之患，則君子不患矣。」

五十七

禹稷當平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孔子賢之。顏子當亂世，居於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其樂，孔子賢之。孟子曰：「禹稷顏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由己飢之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稷顏子，易地則皆然。今有同室之人鬪者，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，可也。鄉鄰有鬪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，則惑也。雖閉戶可也。」

五十八

公都子曰：「匡章，通國皆稱不孝焉；夫子與之遊，又從而禮貌之，敢問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世俗所謂不孝者五：惰其四支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一不孝也；博奕好飲酒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二不孝也；好貨財，私妻子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三不孝也；從耳目之欲，以爲父母戮，四不孝也；好勇鬪狠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章子有一於是乎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。責善，朋友之道。」

也；父子貴善，賊恩之大者。夫章子，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！爲得罪於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終身不養焉。其設心以爲不若是，是則罪之大者。是則章子已矣。」

五十九

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「寇至，盍去諸？」曰：「無寓人於我室，毀傷其薪木。」寇退，則曰：「修我牆屋，我將反。」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「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！寇至，則先去以爲民望；寇退，則返，殆於不可？」沈猶行曰：「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猶行有負芻之禍，從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與焉。」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。或曰：「寇至，盍去諸？」子思曰：「如伋去，君誰與守？」孟子曰：「曾子、子思同道，曾子，師也；父兄也；子思，臣也；微也。曾子、子思，易地則皆然。」

六十

儲子曰：「王使人問夫子，果有以異於人乎？」孟子曰：「何以異於人哉？堯舜與人同耳。」

六十一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；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

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『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；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。而未嘗有顯者來。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。』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徧國中，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；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『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！』與其妾誚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，而良人未之知也。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由君子觀之，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！

萬章篇第五

一

萬章問曰：『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』孟子曰：『怨慕也。』萬章曰：『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，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，然則舜怨乎？』曰：『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：『舜往于田，則吾旣得聞命矣。號泣于旻天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』公明高曰：『是非爾所知也。』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爲不若是忍，我竭力耕田，共爲子職而已矣；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！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事舜於畎畝之中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將胥天

下而遷之焉。爲不順於父母，如窮人無所歸。天下之士悅之，人之所欲也；而不足以解憂。好色，人之所欲；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富，人之所欲；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憂。貴，人之所欲；貴爲天子，而不足以解憂。人悅之，好色，富貴，無足以解憂者，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人少，則慕父母，知好色，則慕少艾，有妻子，則慕妻子，仕則慕君，不得於君，則熱中。大孝終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於大舜見之矣！

二

萬章問曰：「詩云：『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』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！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告，則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；如告，則廢人之大倫，以懟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」萬章曰：「舜之不告而娶，則吾既得聞命矣；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帝亦知告焉，則不得妻也。」萬章曰：「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，使浚井，出從而揜之。」象曰：「謨蓋都君，威我績。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；干戈朕，琴朕，張朕，二嫂使治朕棲。」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琴。象曰：「鬱陶，思君爾！」忸怩。舜曰：「惟茲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」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？」曰：「奚而不知也？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」曰：「然則舜僞喜者與？」曰：「否。昔者有

饋生魚於鄭子產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「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則洋洋焉；攸然而逝。」子產曰：「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」校人出，曰：「孰謂子產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『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』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彼以愛兄之道來，故誠信而喜之。奚僞焉！」

三

萬章問曰：「象日以殺舜爲事，立爲天子，則放之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封之也；或曰放焉。」萬章曰：「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殺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，有庠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？在他人則誅之，在弟則封之。」曰：「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親愛之而已矣。親之，欲其貴也；愛之，欲其富也；封之有庠，富貴之也。身爲天子，弟爲匹夫，可謂親愛之乎？」敢問「或曰放」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象不得有爲於其國，天子使吏治其國，而納其貢稅焉。故謂之放。豈得暴彼民哉！雖然，欲常常而見之，故源源而來。」不及貢，以政接于有庠。」此之謂也。」

四

咸丘蒙問曰：「語云：『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』舜南面而立，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『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』」不識此語誠然乎哉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此非君子之言，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堯典曰：『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。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』」孔子曰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」舜既爲天子矣，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，是二天子矣。」咸丘蒙曰：「舜之不臣堯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」詩云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而舜既爲天子矣，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？」曰：「是詩也，非是之謂也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。曰：『此莫非王事，我獨賢勞也。』」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雲漢之詩曰：「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。」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。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；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爲天子父，尊之至也；以天下養，養之至也。詩曰：「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」此之謂也。書曰：「祇載見瞽瞍，夔夔齊栗；瞽瞍亦允若。」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。」

萬章曰：「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」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曰：「天與之。」「天與之」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」曰：「否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」曰：「以行與事示之」者，如之何？」曰：「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；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。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故曰：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」曰：「敢問：『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』如何？」曰：「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人與之。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舜相堯，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爲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謳歌者，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故曰：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泰誓曰：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六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：『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』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

然也。天與賢，則與賢；天與子，則與子。昔者，舜薦禹於天，十有七年；舜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天下之民從之，若堯崩之後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，七年；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。朝覲訟獄者，不之益而之啓，曰：「吾君之子也。」謳歌者，不謳歌益而謳歌啓，曰：「吾君之子也。」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，歷年多，施澤於民久。啓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，歷年少，施澤於民未久。舜禹益相去久遠，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薦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。繼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廢，必若桀紂者也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。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，湯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太甲顛覆湯之典刑，伊尹放之於桐。三年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，於桐處仁遷義。三年，以聽伊尹之訓己也，復歸于亳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猶益之於夏，伊尹之於殷也。孔子曰：「唐虞禪，夏后殷周繼，其義一也。」

七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：『伊尹以割烹要湯。』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。」

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。祿之以天下，弗顧也。繫馬千駟，弗視也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。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湯使人以幣聘之，囂囂然曰：「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！我豈若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！」湯三使往聘之，旣而幡然改曰：「與我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！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！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！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；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非予覺之而誰也！」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已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復救民。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；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！聖人之行不同也；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絜其身而已矣。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伊訓曰：「天誅造攻自牧宮，朕載自亳。」

八

萬章問曰：「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，有諸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也。好事者爲之也。於衛主顏讎由，彌子之妻，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：『孔子主我，

衛卿可得也。」子路以告。孔子曰：「有命。」孔子進以禮，退以義，得之不得，曰有命。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是無義無命也。孔子不悅於魯衛，遭宋桓司馬，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。是時孔子當阨，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，吾聞觀近臣，以其所爲主，觀遠臣，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何以爲孔子！」

九

萬章問曰：「或曰：『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，五羊之皮，食牛，以要秦穆公。』信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。好事者爲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晉人以垂棘之璧，與屈產之乘，假道於虞以伐虢。宮之奇諫，百里奚不諫。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，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。可謂智乎？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舉於秦，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？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不賢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！」

十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橫

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伊尹曰：「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」治亦進，亂亦進。曰：「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；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」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柳下惠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，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，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「爾爲爾，我爲我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」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孔子之去齊，接淅而行，去魯，曰：「遲遲吾行也！」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處而處，可以仕而仕。孔子也。「孟子曰：『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』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；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；其至，爾力也；其中，非爾力也。」

十一

北宮錡問曰：『周室班爵祿也，如之何？』孟子曰：『其詳，不可得聞也。諸侯惡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。然而軻也，嘗聞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。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。凡六等。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達於天子，附於諸侯，曰附庸。天子之卿，受地視侯，大夫受地視伯，元士受地視子男。大國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祿足以代其耕也。次國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三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祿足以代其耕也。小國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二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祿足以代其耕也。耕者之所獲，一夫百畝；百畝之糞，上農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爲差。』

十二

萬章問曰：『敢問友。』孟子曰：『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；不

可以有挾也。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。有友五人焉：樂正襄，牧仲，一其三人，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；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。費惠公曰：「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；吾於顏般，則友之矣；王順長息，則事我者也。」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。晉平公之於亥唐也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。雖疏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；蓋不敢不飽也。然終於此而已矣。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祿也。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。舜尚見帝，帝館甥于貳室，亦饗舜；迭爲賓主。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用下敬上，謂之貴貴；用上敬下，謂之尊賢。貴尊賢，其義一也。」

十三

萬章問曰：「敢問交際何心也？」孟子曰：「恭也。」曰：「卻之卻之爲不恭，何哉？」曰：「尊者賜之，曰：『其所取之者，義乎？不義乎？』而後受之。以是爲不恭，故弗卻也。」曰：「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。」曰：「其取諸民之不義也，」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？」曰：「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。」萬章曰：「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

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？」曰：「不可。康誥曰：『殺越人于貨，閔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讞。』」是不待教而誅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辭也。於今爲烈，如之何其受之！」曰：「今之諸侯，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；苟善其禮際矣，斯君子受之。敢問何說也？」曰：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？夫謂『非其有而取之者，盜也』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孔子之仕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。獵較猶可，而況受其賜乎？」曰：「然則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與？」曰：「事道也。」「事道奚獵較也？」曰：「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」曰：「奚不去也？」曰：「爲之兆也；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後去。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，有際可之仕，有公養之仕，於季桓子，見行可之仕也；於衛靈公，際可之仕也；於衛孝公，公養之仕也。」

十四

孟子曰：「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；娶妻非爲養也，而有時乎爲養。爲貧者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；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，孔子嘗爲委吏矣；曰：『會計當而已矣。』嘗爲乘田矣；曰：『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』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；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

恥也。」

十五

萬章曰：「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不敢也。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；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。」萬章曰：「君餽之粟，則受之乎？」曰：「受之。」「受之何義也？」曰：「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」曰：「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不敢也。」曰：「敢問其「不敢」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，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爲不恭也。」曰：「君餽之，則受之，不識可常繼乎？」曰：「繆公之於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餽鼎肉。子思不悅於卒也，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。曰：「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」蓋自是臺無餽也。悅賢不能舉，又不能養也，可謂悅賢乎？」曰：「敢問：國君欲養君子，如何斯可謂養矣？」曰：「以君命將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。其後廩人繼粟，庖人繼肉，不以君命將之。子思以爲鼎肉，使己僕僕爾亟拜也，非養君子之道也。堯之於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養舜於畎畝之中，後舉而加諸上位。故曰：王公之尊賢者也。」

十六

萬章曰：「敢問：「不見諸侯」何義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在國，曰市井之臣。在野，曰草莽之臣。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於諸侯，禮也。」萬章曰：「庶人，召之役，則往役。君欲見之，召之，則不往見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往役，義也。往見，不義也。且君之欲見之也，何爲也哉？」曰：「爲其多聞也；爲其賢也。」曰：「爲其多聞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況諸侯乎？爲其賢也，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。」繆公亟見於子思，曰：「古千乘之國，以友士，何如？」子思不悅，曰：「古之人有言曰：『事』之云乎！豈曰『友』之云乎！子思之不悅也，豈不曰：『以位，則子君也；我臣也；何敢與君友也？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；奚可以與我友？』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；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」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」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」曰：「敢問：「招虞人」何以？」曰：「以皮冠。庶人以旃，士以旂，大夫以旌。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；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？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！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夫義，路也；禮，門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門也。」詩云：「周道如底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」萬章曰：「孔子：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」然則孔子非與？」曰：「孔子當仕有官職，

而以其官召之也。』

十七

孟子謂萬章曰：『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；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；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，又尙論古之人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是尙友也。』

十八

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『王，何卿之問也？』王曰：『卿不同乎？』曰：『不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』王曰：『請問貴戚之卿。』曰：『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』王勃然變乎色。曰：『王勿異也！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』王色定。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曰：『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』

告子篇第六

告子曰：「性，猶杞柳也；義，猶柤棿也。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柤棿。」孟子曰：「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柤棿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柤棿也！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柤棿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」

二

告子曰：「性，猶湍水也。決諸東方則東流；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」孟子曰：「水，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額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！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

三

告子曰：「生之謂性。」孟子曰：「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犬之性，猶牛之性；牛之性，猶人之性與？」

四

告子曰：「食色，性也。仁，內也，非外也。義，外也，非內也。」孟子曰：「何以謂仁內義外也？」曰：「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；猶彼白而我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。故謂之外也。」曰：「（異於）白馬之白也，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。不識長馬之長也，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？且謂長者義乎？長之者義乎？」曰：「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。是以我爲悅者也；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。是以長爲悅者也；故謂之外也。」曰：「耆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。夫物則亦有然者也。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」

五

孟季子問公都子曰：「何以謂義內也？」曰：「行吾敬，故謂之內也。」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誰敬？」曰：「敬兄。」「酌則誰先？」曰：「先酌鄉人。」「所敬在此，所長在彼。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」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將曰：「敬叔父。」曰：「弟爲尸，則誰敬？」彼將曰：「敬弟。」子曰：「惡在其敬叔父也？」彼將曰：「在位故也。」子亦曰：「在位故也。」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」季子聞之曰：「敬叔父則敬，敬弟則敬。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」公都子曰：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。然則飲食亦在外也。」

六

公都子曰：「告子曰：『性無善無不善也。』或曰：『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。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，幽厲興則民好暴。』或曰：『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，以紂爲兄之子，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，王子比干。』今日性善，然則彼皆非與？」

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；乃所謂『善』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；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詩云：『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』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」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」故有物必有則；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」

七

孟子曰：「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。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

也。今夫粃麥，播種而耰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。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與我同類者。故龍子曰：「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黃也。」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於味，有同耆也。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。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。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：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耆焉；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；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

八

孟子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。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之生焉；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。此豈山之性也哉？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

斤之於木也。旦而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——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，則其日晝之所爲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；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「操則存，舍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」惟心之謂與？」

九

孟子曰：「無或乎王之不智也！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；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；吾如有萌焉何哉！今夫奔之爲數，小數也；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國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誨二人弈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弈秋之爲聽。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；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」

十

孟子曰：「魚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

不爲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如使人之所欲，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，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爲也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；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。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；賢者能勿喪耳！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。噓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萬鍾，則不辯禮義而受之。萬鍾於我何加焉？爲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識窮乏者得我，與？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宮室之美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妻妾之奉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謂失其本心。」

十一

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

十二

孟子曰：「今有無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；非疾痛害事也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則不遠秦楚之路。」

爲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則知惡之；心不若人，則不知惡。此之謂不知類也。

十三

孟子曰：「拱把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養之者。至於身，而不知所以養之者，豈愛身不若桐梓哉，弗思甚也。」

十四

孟子曰：「人之於身也，兼所愛，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，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豈有他哉？於己取之而已矣。體有貴賤，有大小，無以小害大，無以賤害貴。養其小者爲小人，養其大者爲大人。今有場師，舍其梧櫟，養其楓棘，則爲賤場師焉。養其一指，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，則爲狼疾人也。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；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飲食之人無有失也，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？」

十五

公都子問曰：「鈞是人也；或爲大人，或爲小人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從其大體爲大人，從其小體爲小人。」曰：「鈞是人也；或從其大體，或從其小體，何也？」曰：「耳目之官，不思而

蔽於物，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；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爲大人而已矣。」

十六

孟子曰：「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，脩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。今之人，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；既得人爵，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；終亦必亡而已矣。」

十七

孟子曰：「欲貴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貴於己者，弗思耳！人之所貴者，非良貴也。趙孟之所貴，趙孟能賤之。詩云：『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。』言飽乎仁義也，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今聞廣譽施於身，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。」

十八

孟子曰：「仁之勝不仁也，猶水勝火。今之爲仁者，猶以一杯水，救一車薪之火也，不熄，則謂之水不勝火。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。亦終必亡而已矣。」

十九

孟子曰：「五穀者，種之美者也。苟爲不熟，不如荑稗。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」

二十

孟子曰：「羿之教人射，必志於彀；學者亦必志於彀。大匠誨人，必以規矩；學者亦必以規矩。」

二十一

任人有問屋廬子曰：「禮與食孰重？」曰：「禮重。」「色與禮孰重？」曰：「禮重。」曰：「以禮食，則飢而死；不以禮食，則得食。必以禮乎？親迎，則不得妻；不親迎，則得妻。必親迎乎？」屋廬子不能對，明日之鄒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於答是也，何有不揣其本，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。金重於羽者，豈謂一鈎金，與一輿羽之謂哉！取食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；取色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。往應之曰：「紵兄之臂而奪之食，則得食；不紵，則不得食。則將紵之乎？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，則得妻；不摟，則不得妻。則將摟之乎？」」

曹交問曰：『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？』孟子曰：『然。』交聞文王十尺，湯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則可？』曰：『奚有於是？亦爲之而已矣。有人於此，力不能勝一匹雞，則爲無力人矣。今日舉百鈞，則爲有力人矣。然則舉鳥獲之任，是亦爲鳥獲而已矣。夫人豈以不勝爲愚哉，弗爲耳！徐行後長者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爲也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堯之服，誦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誦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』曰：『交得見於鄒君，可以假館，願留而受業於門。』曰：『夫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！人病不求耳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』

二十三

公孫丑問曰：『高子曰：「小弁，小人之詩也。」』孟子曰：『何以言之？』曰：『怨。』曰：『固哉，高叟之爲詩也！有人於此，越人關弓而射之，則已談笑而道之。無他，疏之也。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已垂涕泣而道之。無他，戚之也。小弁之怨，親親也；親親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叟之爲詩也！』曰：『凱風何以不怨？』曰：『凱風，親之過小者也。小弁，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』

怨是愈疏也。親之過小而怨，是不可磯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「舜其至孝矣。五十而慕！」

二十四

宋牼將之楚，孟子遇於石丘。曰：「先生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吾聞秦楚構兵，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。楚王不悅，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。二王，我將有所遇焉。」曰：「軻也，請無問其詳，願聞其指。說之將何如？」曰：「我將言其不利也。」曰：「先生之志則大矣，先生之號則不可。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。爲人臣者，懷利以事其君；爲人子者，懷利以事其父；爲人弟者，懷利以事其兄；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終去仁義，懷利以相接。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。爲人臣者，懷仁義以事其君；爲人子者，懷仁義以事其父；爲人弟者，懷仁義以事其兄；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，懷仁義以相接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！」

二十五

孟子居鄒。季任爲任處守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處於平陸。儲子爲相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他日，由鄒之任，見季子，由平陸之齊，不見儲子。屋廬子喜曰：「連得閒矣。」問曰：「夫子之任見季子，之齊不見儲子，爲其爲相與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書曰：『享多儀，儀不及物，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。』爲其不成享也。」屋廬子悅。或問之。屋廬子曰：「季子不得之鄒，儲子得之平陸。」

二十六

淳于髡曰：「先名實者，爲人也。後名實者，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。仁者固如此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居下位，不以賢事不肖者，伯夷也。五就湯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。不惡汙君，不辭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趨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。何必同！」曰：「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爲政，子柳子思爲臣，魯之削也滋甚。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？」曰：「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賢則亡，削，何可得與？」曰：「昔者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；緜駒處於高唐，而齊右善歌；華周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，而變國俗。有諸內，必形諸外。爲其事而無其功者，髡未嘗觀之也。是故無賢者也有，則

髡必識之。』曰：『孔子爲魯司寇，不用。從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稅冕而行。不知者以爲爲肉也；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』

二十七

孟子曰：『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；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；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，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歛而助不給。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養老尊賢，俊傑在位，則有慶；慶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蕪，遺老失賢，掎克在位，則有讓。一不朝，則貶其爵；再不朝，則削其地；三不朝，則六師移之。是故天子討而不伐，諸侯伐而不討。五霸者，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。故曰：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五霸桓公爲盛。葵丘之會，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。初命曰：「誅不孝，無易樹子；無以妾爲妻。」再命曰：「尊賢育才，以彰有德。」三命曰：「敬老慈幼，無忘賓旅。」四命曰：「士無世官，官事無攝；取士必得；無專殺大夫。」五命曰：「無曲防，無遏籜，無有封而不告。」曰：「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後，言歸于好。」今之諸侯，皆犯此五禁。故曰：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長君之惡其罪小，逢君之惡其罪大。今之大夫，皆逢君之惡。故曰：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』

魯欲使慎子爲將軍。孟子曰：「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。殃民者，不容於堯舜之世。一戰勝齊，遂有南陽，然且不可。」慎子勃然不悅曰：「此則滑釐所不識也。」曰：「吾明告子。天子之地方千里，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諸侯。諸侯之地方百里，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。周公之封於魯也，爲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。太公之封於齊也，亦爲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也，而儉於百里。今魯方百里者五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則魯在所損乎？在所益乎？徒取諸彼以與此，然且仁者不爲；況於殺人以求之乎！君子之事君也，務引其君以當道，志於仁而已。」

二十九

孟子曰：「今之事君者曰：『我能爲君辟土地，充府庫。』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『我能爲君約與國，戰心克。』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爲之強戰，是輔桀也。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，雖與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」

三十

白圭曰：『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』孟子曰：『子之道，貉道也。萬室之國，一人陶，則可乎？』曰：『不可，器不足用也。』曰：『夫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。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；無諸侯幣帛饗殮；無百官有司。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國，去人倫，無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？陶以寡，且不可以爲國，況無君子乎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；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桀小桀也。』

三十一

白圭曰：『丹之治水也，愈於禹。』孟子曰：『子過矣！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是故禹以四海爲壑。今吾子以鄰國爲壑。水逆行，謂之洚水。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仁人之所惡也。吾子過矣！』

三十二

孟子曰：『君子不亮，惡乎執？』

三十三

魯欲使樂正子爲政。孟子曰：『吾聞之，喜而不寐。』公孫丑曰：『樂正子強乎？』曰：

『否。』『有知慮乎？』曰：『否。』『多聞識乎？』曰：『否。』『然則奚爲喜而不寐？』曰：『其爲人也好善。』『好善足乎？』曰：『好善優於天下，而況魯國乎！夫苟好善，則四海之內，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。夫苟不好善，則人將曰訑訑，「予既已知之矣。」訑訑之聲音顏色，距人於千里之外。士止於千里之外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。與讒諂面諛之人居，國欲治，可得乎？』

三十四

陳子曰：『古之君子，何如則仕？』孟子曰：『所就三，所去三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言將行其言也，則就之。禮貌末衰，言弗行也，則去之。其次雖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則就之。禮貌衰，則去之。其下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飢餓不能出門戶。君聞之曰：「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從其言也，使飢餓於我土地，吾恥之。」周之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』

三十五

孟子曰：『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傳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

膚空之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恆過，然後能改。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。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。」

三十六

孟子曰：「教亦多術矣。予不屑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」

盡心篇第七

一
孟子曰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矣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壽不貳，脩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

二

孟子曰：「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，不立乎巖牆之下。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極桎死者，非正命也。」

三

孟子曰：『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是求有益於得也；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。是求無益於得也；求在外者也。』

四

孟子曰：『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彊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』

五

孟子曰：『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衆也。』

六

孟子曰：『人不可以無恥；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』

七

孟子曰：『恥之於人大矣！爲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！』

八

孟子曰：『古之賢王，好善而忘勢。古之賢士，何獨不然。樂其道而忘人之勢。故王公不

致敬盡禮，則不得亟見之。見且猶不得亟，而況得而臣之乎？」

九

孟子謂宋句踐曰：「子好遊乎？吾語子遊。人知之，亦囂；人不知，亦囂。」曰：「何如斯可以囂？」曰：「尊德樂義，則可以囂矣。故士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。窮不失義，故士得已焉；達不離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，得志，澤加於民；不得志，脩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；達則兼善天下。」

十

孟子曰：「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」

十一

孟子曰：「附之以韓魏之家，如其自視歆然，則過人遠矣。」

十二

孟子曰：「以佚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民，雖死不怨殺者。」

十三

孟子曰：『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；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殺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。夫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』

十四

孟子曰：『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民畏之；善教民愛之。善政得民財，善教得民心。』

十五

孟子曰：『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。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親親，仁也；敬長，義也。無他，達之天下也。』

十六

孟子曰：『舜之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，幾希。及其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』

十七

孟子曰：『無爲其所不爲；無欲其所不欲。如此而已矣。』

十八

孟子曰：『人之有德慧術知者，恆存乎疢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』

十九

孟子曰：『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。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爲悅者也。有天民者，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。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』

二十

孟子曰：『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一樂也。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二樂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樂也。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』

二十一

孟子曰：『廣土衆民，君子欲之；所樂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樂之；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晬然，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（四體）不言而喻。』

孟子曰：「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。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！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」
 大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。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「盍歸乎！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天下有善養老，
 則仁人以爲己歸矣。五畝之宅，樹牆下以桑，匹婦蠶之，則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雞，二母彘，
 無失其時，老者足以無失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。所謂「西伯善
 養老」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樹畜，導其妻子，使養其老。五十非帛不煖，七十非肉不飽，不煖不
 飽，謂之凍餒。文王之民，無凍餒之老者，此之謂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時，用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。民非
 水火不生活。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，無弗與者，至足矣。聖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火，火菽
 粟如水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太山而小天下。故觀於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

者難爲言。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；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。」

二十五

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

二十六

孟子曰：「楊子取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也。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，子莫執中。執中爲近之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所惡執一者，爲其賊道也，舉一而廢百也。」

二十七

孟子曰：「飢者甘食，渴者甘飲，是未得飲食之正也；飢渴害之也。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，人心亦皆有害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，則不及人，不爲憂矣。」

二十八

孟子曰：「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」

二十九

孟子曰：『有爲者，辟若掘井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也。』

三十

孟子曰：『堯舜，性之也；湯武，身之也；五霸，假之也。久假而不歸，惡知其非有也。』

三十一

公孫丑曰：『伊尹曰：「予不狎于不順。」放太甲于桐，民大悅。太甲賢，又反之，民大悅。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與？』孟子曰：『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』

三十二

公孫丑曰：『詩曰：「不素餐兮！」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君子居是國也，其君用之，則安富尊榮，其子弟從之，則孝弟忠信。「不素餐兮！」孰大於是！』

三十三

王子墊問曰：『士何事？』孟子曰：『尚志。』曰：『何謂尚志？』曰：『仁義而已矣。殺一

無罪，非仁也；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居惡在？仁是也；路惡在？義是也。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」

三十四

孟子曰：「仲子，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；人皆信之，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。人莫大焉。亡親戚君臣上下，以其小者，信其大者，奚可哉！」

三十五

桃應問曰：「舜爲天子，皋陶爲士，瞽瞍殺人，則如之何？」孟子曰：「執之而已矣。」然則舜不禁與？曰：「夫舜，惡得而禁之！夫有所受之也。」然則舜如之何？曰：「舜視棄天下，猶棄敝屣也。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訢然，樂而忘天下。」

三十六

孟子自范之齊，望見齊王之子，喟然歎曰：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。大哉居乎！夫非盡人之子與？」（孟子曰：）「王子宫室，車馬衣服，多與人同；而王子若彼者，其居使之然也。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！魯君之宋，呼於埳澤之門，守者曰：『此非吾君也；何其聲之似我君也！』此無他，

居相似也。」

三十七

孟子曰：『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；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恭敬者，幣之未將者也。恭敬而無實，君子不可虛拘。』

三十八

孟子曰：『形，色，天性也；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』

三十九

齊宣王欲短喪。公孫丑曰：『爲基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？』孟子曰：『是猶或紕其兄之臂，子謂之姑徐徐云爾，亦教之孝弟而已矣！』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。公孫丑曰：『若此者，何如也？』曰：『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，雖加一日愈於已，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。』

四十
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；有成德者；有達財者；有答問者；有私

淑艾者。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」

四十一

公孫丑曰：『道則高矣美矣！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。何不使彼爲可幾及，而日孳孳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大匠不爲拙工，改廢繩墨；羿不爲拙射，變其轂率。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。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。』

四十二

孟子曰：『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。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。』

四十三

公都子曰：『滕更之在門也，若在所禮而不答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挾貴而問，挾賢而問，挾長而問，挾有勳勞而問，挾故而問，皆所不答也。滕更有二焉。』

四十四

孟子曰：『於不可已而已者，無所不已。於所厚者薄，無所不薄也。其進銳者其退速。』

四十五

物。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於物也，愛之而弗仁；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

四十六

孟子曰：『知者，無不知也；當務之爲急；仁者，無不愛也；急親賢之爲務。堯舜之知，而不徧物；急先務也。堯舜之仁，不徧愛人；急親賢也。不能三年之喪，而總小功之察；放飯流歃，而問無齒決，是之謂不知務。』

四十七

孟子曰：『不仁哉，梁惠王也！仁者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；不仁者，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。』公孫丑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爛其民而戰之，大敗，將復之，恐不能勝，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，是之謂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也。』

四十八

孟子曰：『春秋無義戰。彼善於此，則有之矣。征者，上伐下也；敵國不相征也。』

四十九

孟子曰：『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吾於武成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無敵於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！』

五十

孟子曰：『有人曰：「我善爲陳，我善爲戰。」大罪也。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，曰：「奚爲後我！」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三百兩，虎賁三千人。王曰：「無畏！寧爾也，非敵百姓也。」若崩厥角稽首，征之爲言正也；各欲正己也。焉用戰！』

五十一

孟子曰：『梓匠輪輿，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』

五十二

孟子曰：『舜之飯糗茹草也，若將終身焉。及其爲天子也，被袵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。』

五十三

孟子曰：『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。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；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。』

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！

五十四

孟子曰：『古之爲關也，將以禦暴；今之爲關也，將以爲暴。』

五十五

孟子曰：『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；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於妻子。』

五十六

孟子曰：『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殺；周于德者，邪世不能亂。』

五十七

孟子曰：『好名之人，能讓千乘之國；苟非其人，簞食豆羹見於色。』

五十八

孟子曰：『不信仁賢，則國空虛；無禮義，則上下亂；無政事，則財用不足。』

五十九

孟子曰：『不仁而得國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天下，未之有也。』

六十

孟子曰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；君爲輕。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，得乎天子爲諸侯，得乎諸侯爲大夫，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。犧牲既成，粢盛既潔，祭祀以時，然而旱乾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」

六十一

孟子曰：「聖人，百世之師也；伯夷，柳下惠是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；聞柳下惠之風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寬。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；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？」

六十二

孟子曰：「仁也者，人也；合而言之，道也。」

六十三

孟子曰：「孔子之去魯，曰：『遲遲吾行也！』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去齊，接淅而行；去他國之道也。」

六十四
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，無上下之交也。』

六十五

貉稽曰：『稽大不理於口。』孟子曰：『無傷也。士憎茲多口。詩云：『憂心悄悄，慍于羣小。』孔子也。』肆不殄厥慍，亦不隕厥問。』文王也。』

六十六

孟子曰：『賢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；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』

六十七

孟子謂高子曰：『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；爲間不用，則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！』

六十八

高子曰：『禹之聲，尙文王之聲。』孟子曰：『何以言之？』曰：『以追蠡。』曰：『是奚足哉？城門之軌，兩馬之力與？』

六十九

齊饑，陳臻曰：『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，殆不可復。』孟子曰：『是爲馮婦也。晉人有馮婦者，善搏虎，卒爲善士。則之野，有衆逐虎，虎負嵎，莫之敢撓。望見馮婦，趨而迎之。馮婦攘臂下車，衆皆悅之，其爲士者笑之。』

七十

孟子曰：『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。有命焉；君子不謂性也。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智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』

七十一

浩生不害問曰：『樂正子何人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善人也，信人也。』『何謂善？何謂信？』曰：『可欲之謂善；有諸己之謂信；充實之爲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；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樂正子，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。』

七十二

孟子曰：「逃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，歸斯受之而已矣。今之與楊墨辯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苙，又從而招之。」

七十三

孟子曰：「有布縷之征，粟米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緩其二。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離。」

七十四

孟子曰：「諸侯之寶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寶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」

七十五

盆成括仕於齊。孟子曰：「死矣，盆成括！」盆成括見殺。門人問曰：「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？」曰：「其爲人也，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，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」

七十六

孟子之滕，館於上宮。有業屨於牖上，館人求之弗得。或問之曰：「若是乎，從者之廢也！」曰：「子以是爲竊屨來與？」曰：「殆非也。」「夫子（予）之設科也，往者不追，來者不

拒；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」

七十七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誥之也；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誥之也。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」

七十八

孟子曰：「言近而指遠者，善言也；守約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帶而道存焉。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，所求於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。」

七十九

孟子曰：「堯舜，性者也；湯武，反之也。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德之至也。哭死而哀，非爲生者也；經德不回，非以干祿也；言語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。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」

八十

孟子曰：「說大人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，榱題數尺；我得志弗爲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；我得志弗爲也。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；我得志弗爲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爲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！」

八十一

孟子曰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。其爲人也寡欲，雖有不存焉者寡矣；其爲人也多欲，雖有存焉者寡矣。」

八十二

曾皙嗜羊棗，而曾子不忍食羊棗。公孫丑問曰：「膾炙與羊棗孰美？」孟子曰：「膾炙哉！」公孫丑曰：「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？」曰：「膾炙所同也；羊棗所獨也。諱名不諱姓，姓所同也；名所獨也。」

八十三

萬章問曰：「孔子在陳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黨之士，狂簡進取。』」不忘其初。孔子在陳，何

思魯之狂士？」孟子曰：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」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？」曰：「如琴張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謂狂矣。」何以謂之狂也？」曰：「其志嚻嚻然。」何以是嚻嚻也？」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。」則曰：「古之人，古之人。」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，是獯也是又其次也。孔子曰：「過我門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鄉原乎！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？」曰：「何以是嚻嚻也？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。則曰：『古之人，古之人。』行何爲踽踽涼涼！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」闒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」萬章曰：「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。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」曰：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故曰：『德之賊也。』」孔子曰：「惡似而非者：惡莠，恐其亂苗也；惡佞，恐其亂義也；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；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；惡紫，恐其亂朱也；惡鄉原，恐其亂德也。」君子反經而已矣！經正則庶民興，庶民興，斯無邪慝矣！」

八十四

孟子曰：「由堯舜至於湯，五百有餘歲。若禹、皋陶，則見而知之；若湯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湯至於文王，五百有餘歲。若伊尹、萊朱，則見而知之；若文王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百有餘歲。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則見而知之；若孔子，則聞而知之。由孔子而來，至於今，五百有餘歲。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；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然而無有乎爾！則亦無有乎爾！」



1018.00336



中華民國玖拾壹年柒月廿陸日贈送



三十八年十月
青島印刷局印

國家圖書館



002431155

